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十七

明　茅坤　撰

柳州文鈔十一

碑

予覽子厚之文其議論處多鑱畫其記山水處多幽邃夷曠至於墓誌碑碣其為御史及禮部員外時所作多沿六朝之遺予不錄録其貶永州司馬

以後稍屬雋永者凡若干首以見其風槩云然不如昌黎多矣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椎髻卉裳攻劫鬬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於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

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毁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洎於羸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宫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祗會羣吏卜日之吉虔告於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於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

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於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箕子碑

總只是謝枋得所摘數言為妙解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

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謩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藂於厥躬天地變

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虖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
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
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
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
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謩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
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為奴冲讓
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懐故

都時詘而伸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大明宣昭
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武岡銘并序

諸銘中此篇似優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擾盜弄庫兵賊脅守
帥南鉤牂牁外誘西原置魁立帥殺牲盟誓洞窟林麓
嘯呼成羣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荆漢南越東甌之師
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逃遁不即誅時惟潭部戎帥御史中

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於武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唫喜有攸訴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為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龔毋弟生壻繼來於潭咸致天廷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允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為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益兵三倍為時碩臣殿於大邦文儒申申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

蹈涕呼若寒去裘昔公不夸首級為已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為虺蜮大不為鯨鯢恩重事特不邇而遠莫可追已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類以示我子孫彌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今之誠鄉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巑巫水之𣶒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户恐谷竄披攘仍亂王師來誅斯死以緩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我塗四闔公示之

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完既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螫賊由公而仁我始寇讎由公而親山畋澤獻輸賦於都陶穴刋木室我姻族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揲蓍以占公宜百禄皇懋公功陟於大邦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穴之丹有扉之巔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鄰之德恒遵公則昜余之世永謹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覃季子墓銘

跌宕

覃季子其人生受書貧甚尤介特不苟受施讀經傳言其說數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横竪鉤貫又且數十家通為書號覃子史纂又取鬻老管莊子思晏孟下到今其術自儒墨名法至於狗蟲草木凡有益於世者為子纂又百有若干家篤於聞不以仕為事黜陟使取其書以氏名聞除太子挍書某年月日死永州祁陽縣某鄉將死歎曰寧有聞而窮乎將無聞而豐乎寧介而

躋乎將涸而遂乎葬其鄉後若干年柳先生來永州感其文不大於世求其墓以石銘銘曰

困其獨豐其辱

唐故中散大夫撿挍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畧招討處置等使上柱國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公墓誌銘并序

漢光中興馬援雄絕域之志晉武一統陶璜布殊俗之恩理隨德成功與時並今皇帝載新景命丕冒海隅時

惟公祇復厥績交趾之理績於前人公諱某字某某郡人也曾祖彦師朝散大夫尚書駕部郎中祖瑾懷州武德縣令考清朝議郎試大理寺丞贈右賛善大夫咸有懿美積為餘慶公以忠肅循其中以文術昭於外推經旨以飾吏事本法理以平人心始命蘄州蘄春主簿句會敏給厥聲顯揚仍以左領軍衛兵曹為安南經畧巡官申固扞衛有聞彰徹轉金吾衛判官三歴御史績用弘大揚於天庭加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換山南東道

節度判官復轉郎中爲安南副都護賜紫金魚袋充經畧副使遷檢校太子右庶子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本管經畧招討處置等使公自爲吏習於海邦凡其比較勤勞利澤長久去之則夷獠稱亂復至而寇攘順化及受命專征得陳嘉謨誓拔禍本納於夷軌乃命一其貢奉平其歛施牧人盡區處之方制國備刑體之法道阻而通百貨地偏而具五人儲偫委積師旅無庾癸之呼繕完板榦控帶兼戊巳之位文單環王怙力背義公

於是陸聯長轂海合艨艟再舉而克殄其徒廓地數圻以歸於我理烏蠻酋帥負險蔑德公於是外申皇威旁達明信一動而悉朝其長取州二十以被於華風易皮弁以冠帶化姦宄為誠敬皆用周禮率由漢儀公患浮海之役可濟可覆而無所恃乃剏連烏以闢坦途鬼工來并人力罕用沃日之大東成通溝摩霄之阻碧為髙岸而終古蒙利公患疆埸之制一彼一此而不可常乃復銅柱為正制鼓鑄既施精堅是立固圉之下明若白

黑易野之守險逾丘陵而萬世無虞奇琛良貨溢於玉府殊俗異類盈於稾街優詔累旌其忠良太史嗣書其功烈就加國子祭酒封武城男食邑三百戸凡再策勲至上柱國三增秩至中散大夫某年月薨於位年若干天子震悼傷辭有加明年其孤某官與宗人號奉裳帷率其家老咨於叔父延唐令某卜宅於潭州某原塋用某月某日人謀皆從龜兆襲吉乃刻兹石著公之閥以志於丘竁以告於幽明銘曰

周限荆衡秦開百粤交州之治炎劉是設德大來服道
消自絶伏波南征漢威載烈宛陵北附晉政爰發我唐
流澤光於有截皇帝中興武城授鉞肅肅武城惟夫之
哲更歷毗贊顯揚彰徹既受休命秉兹峻節度其謀猷
守以廉潔厚農薄征匪貉匪桀通商平貨有來胥悅踐
山跨海堅其鶴列制器足兵潰兹蟻結烏蠻屈服文單
剪滅柔遠開疆會朝天闕銅柱乃復環山以碧海無遺
迮寇罔踰越琛賮之獻周於窮髮帝嘉成德載旌茂閥

增秩策勲土封斯裂位戹元侯年虧大耋邦人號呼夷裔悽咽卜葬長沙連岡啓穴書銘薦辭徳音罔缺

唐荆川曰備一格六朝體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事奇文亦奇古來絶調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為斂葬於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塋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

章日哭於野凡十九日惟人事之窮則庾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詡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臣冢土是守乙巳於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覿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為曹信是邇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為子䂓焉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緅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為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

馬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瘞於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沒而祔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曽祖曰弘安金紫光禄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為舞陽主簿蔡師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為襄陽丞其墓自曽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詗也摯之信也葩之有朱其紱神具列之戀戀來章神實恫汝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

有終宜福是與百越蓁蓁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爾勿忘

柳州司馬孟公墓誌銘

氣岸鑱畫句亦淘洗

孟氏之孤曰遵慶奉其父命書九篇為善狀一篇來告曰月日君甍月日將葬於某敢請刻辭嗚呼公自假左贊善大夫桓王司馬太常少卿為義成軍中軍兵馬使其帥魏國公觥為宰相命公左領軍衛將軍事德宗順

宗今上立朝九年加朝議大夫居喪會用兵於趙起復居故官為左神策行營先鋒兵馬使知牙而趙兵罷不受禄去金革服喪終期命安州刺史仍加侍御史安州防遏兵馬使貶柳州司馬公嘗佐魏公平襄陽靖梁州立義成軍魏公弘大恢奇公能以任軍政是以又為衛將軍虔恭潔廉動得禮節伐趙之役堅立堡壘誓死麾下法制明具權力無能移進不避患退不敗禮安州廹寇攘多戎事政出一切吏以文持之故貶明年用兵於

蔡朝廷諸公洎外諸侯咸以公為請未及徵氣乘肺溢為水浮膚而卒年六十惟公志専於中貌嚴於外嘗立庭中毅然望之若圖形刻像聞國難輒不寢食謀度憤叱以故病不可治曾祖某官諱某祖某官諱某父某官諱某公之諱曰常諫子遵慶弟曰某銘曰

魯仲孫氏其世為孟賁勇光武軻儒絕聖公傳師法以訓戎政執稽以庸咸致厥命濟濟於朝冕服以光璺非從利終役復喪忠孝孔明君子攸彰昔者雲中六級下

吏公刺於安法亦可議黜伏南荒豪士歔欷聞難以激去食廢寐神乖氣離支膈莫遂廷臣進言侯伯拜章帝命將施俄仆於京代山丸丸樝栢與松其名惟何忠孝孟公

永州刺史崔君權厝誌

風神似可揤

博陵崔君由進士入山南西道節度府始掌書記至府留後凡五徙職六增官至刑部員外郎出刺連永兩州

未至永而連之人愬君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驩州幼弟訟諸朝天子黜連帥罷御史小吏減死投之荒外而君不克復元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孤處道洎守訥奉君之喪踰海水不幸遇暴風二孤溺死七月某日柩至於永州八月甲子葉葬於社壇之北四百步崔氏世嗣文章君又益工博知古今事給數敏辨善謀畫南敗蜀虜西遏戎師其慮皆君之自出後餌五石病瘍且亂故不承於初今尚有五丈夫子夫人河東柳氏德碩行淑

先崔君十年卒其葬在長安東南少陵北君以竄没家又有海禍力不克祔三年將復故葬也徒志其一二大者云

𩋾為祖瞪為父世文儒積彌厚簡其名子敬字年五十增以二葬湘灕非其地後三年辭當備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誌

凌與子厚同以附和王伾叔文輩坐貶

年月日尚書都官員外郎和州刺史連州司馬富春凌

君諱準卒於桂陽佛寺先是六月告於州刺史博陵崔君曰余嘗學黄帝書切脉視病今余肝伏以濇腎浮以代將不臘而死審矣凡余之學孔氏為忠孝禮信而事固大謬卒不能有立乎世者命也臣道無以明乎國子道無以成乎家下之得罪於人以謫徙醜地上之得罰於天以降被罪疾余無以禦也敢以鬼事為累又告為老氏者某曰余生於辰今而寓乎戌辰戌衝也吾命與脉叶其死矣乎吾罪大懼不克歸柩於吾鄉是州之南有

大罔不食吾甚樂焉子其以是葬吾及是咸如其言云孤夷仲求仲以其先人之善余也勤以誌為請嗚呼君字宗一以孝悌聞於其鄉杭州刺史常白君以訓於下讀書為文章著漢後春秋二十餘萬言又著六經解圍又文集未就有謀畧尚氣節賙人之急出貨力猶棄粃稗年二十以書干丞相丞相以聞試其文日萬言擢為崇文館挍書郎又以金吾兵曹為邠寧節度掌書記涇之亂以謀畫佐元戎常有大功累加大理評事御史賜緋

魚袋換節度判官轉殿中侍御史府喪罷職後遷侍御史為浙東廉使判官撫循罷人按驗汙吏吏人敬愛厥績以懋粹然而光聲聞於上召以為翰林學士德宗崩邇臣議祕三日乃下遺詔君獨抗危詞以語同列王伾畫其不可者十六七乃以旦日發喪六師萬姓安其分遂入為尚書郎仍以文章侍從由本官叅度支調發出納姦利㬂止以連累出和州降連州居母喪不得歸而二弟繼死不食哭泣遂喪其明以没蓋君之行事如此其

報應如此夫人高氏在越孤四人南仲殷仲在夫人所
未至執友河東柳宗元哀君有道而不明白於天下離
愍逢尤夭其生且又同過故哭以為志其辭哀焉銘曰
噫凌君生不淑學孔氏揚芬郁好謀謨富天祿𨶹禁書
贊推轂觀靈龜獲貞卜徙東越翊明牧罷人蘇汙吏覆
升侍從躬啓沃匡危疑輿大福吏尚書徒隸肅佐經邦
財用足道之蹟身則辱烏江垂九疑麓仍禍凶遘兹酷
能知命無怨毒罪不泯死猶僇何以葬南嶺曲冤有靈

故鄉復封茲壤歸骨肉為之銘志陵谷

大府李卿外婦馬淑誌

馬淑倡也按銘法此不當銘者而柳子銘之過矣然文特佳

氏曰馬字曰淑生廣陵母曰劉客倡也淑之父曰總既孕而卒故淑為南康謳者李君為睦州詆狂寇見誣左官為循州錄過而慕焉納為外婦偕竄南海上及移永州州之騷人多李之舊日載酒往焉聞其操鳴絃為新

聲撫節而歌莫不感動其音美其容以忘其居之遠而名之辱方幸其若是也元和五年五月十九日積疾卒於湘水之東塋東岡之北垂年二十四銘曰

容之丰兮藝之工隱憂以舒和樂雍佳治彫殞逝安窮諧鼓瑟兮湘之滸嗣靈音兮永終古

箏郭師墓誌

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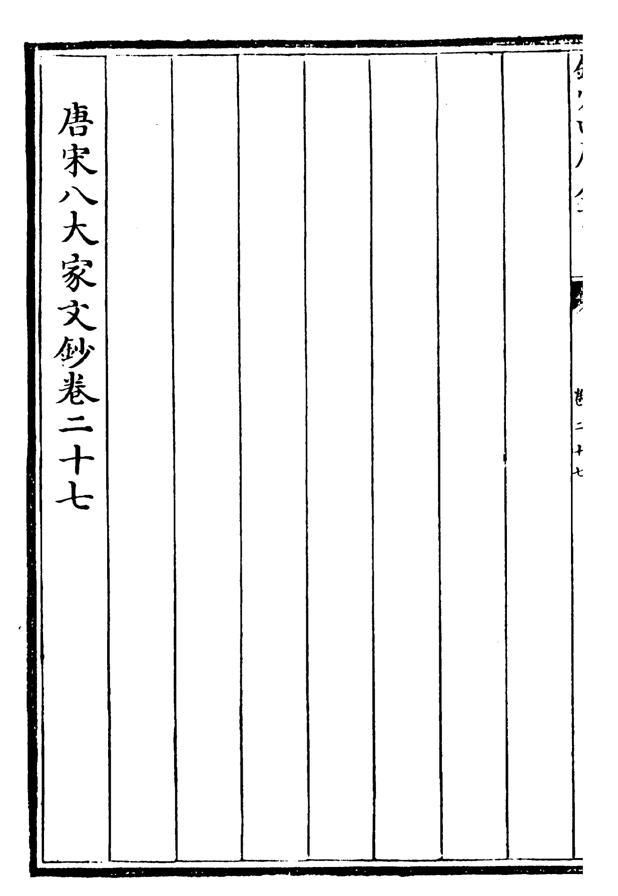
郭師名無名無字父爽雲中大將無名生善音能鼓十

三絃其爲事天姿獨得推七律三十五調切密邃靡布爪指運掌擊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屈折愉繹學者無能知自去乳不近葷肉以是慕浮圖道既失父母即棄去兄弟自禿緇入代清涼山又南來楚中然遇其故器不能無撫弄吳王宙剌復州或以告乃廷入强之宙號知聲舞蹈以爲神奇會宙貶賀州遂以來性愛酒不能已因縱髮爲黄老術薛道州伯高抵宙以書必致之至與坐起伯高褭邪人也嗜其音知善處輒自爲擊節

教閽管謹視出入餌仄栢不食穀三年變服遁逃九疑叢祠中披取之益善親遇終不屑卒乘暴水入小船下岣嶁山求道籙會歐陽師死不果受張誠副嶺南又強與偕誠死至是抵余時已得骨髓病日猶鼓音四五行居數日益篤既病自為歌死三日葬州北岡西志其詞曰

雲州生柳州死年五十病骨髓天與之音今已矣丁酉之年秋既季月闕其團於是始心為浮圖形道士仁人

我哀埋勿棄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十七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十八

明 茅坤 撰

柳州文鈔十二

墓版碣誄表狀祭文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

叙事處整則叙情處悲弔

柳氏之先自黄帝及周魯其著者無駭以字為展氏禽

以食采為柳姓厥後昌大世家河東嗚呼公諱某字某
曾王父朝請大夫徐州長史諱子夏遺貞白之操表儀
宗門王父朝請大夫滄州清池令諱從裕垂博裕之道
啓佑後裔皇考湖州德清令諱察躬弘孝悌之德振揚
家聲惟公端莊無諂嶽柔有裕峻而能容介而能羣其
在閨門也動合大和皆由順正愷悌雍睦莫有間言故
宗黨歌之其在公門也釋回措枉造次秉直事不失當
舉無秕政故官府誦之用冲退徑盡之志以弘正友道

信稱於外焉用柔和博愛之道以視遇孤弱仁著於內焉此公修已之大經也自進士登高第調授河南府文學扶蒲渭北節度使論惟明辟為從事受太常寺協律郎元戎即世罷職家食無何朔方節度使張獻甫辟署參謀受大理評事賜緋魚袋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司直遷殿中侍御史加度支營田副使此公從政之大畧也既佐從事實司中府匯頒有制會計明白嗚呼分閫委政緊公而成務朝右虛位待公而周事宗門期公而光

大姻黨仰公而振耀貞元十二年歲在丙子正月九日壬寅遇暴疾終於私館享年五十痛矣夫人吳郡陸氏洎仲弟綜季弟續冢姪某等抱孤即位牽率備禮祇奉裳帷歸於京師以某年二月二十八日庚寅安厝於萬年縣之少陵原禮也公有男一人始六年矣在髫知孝呱呱涕淺凡我宗戚撫視增慟嗚呼哀哉初公元兄以純深之行端直之德名聞於天下官至侍御史持斧登朝憲章肅清常以先公之神未克遷祔不正席不甘味

及撰日定期而昊天不弔志奪禮廢公實敬承遺志行有日矣而閔凶薦及不克終事則我宗族之痛恨其有既乎惟公盡敬於孝養致毀於居憂表正宗姓觀示他族故宗人咸曰孝如方輿公修詞以藻德振文而導志以為理化之始莫尊乎堯作堯祠頌以為述德之道不忘於祖作始祖碑以為紀廣大之志叙正直之節不嫌於親作元兄侍御史府君墓誌其餘諷咏比興皆合於古故宗人咸曰文如吳興守當官貞固確乎不拔持議端

方直而不苟故宗人咸曰正如衛太史率性廉介懷貞抱潔嗣家風之清白紹遺訓於儒素故宗人咸曰清如魯士師兼備四德具體而微公之謂矣小子常以無兄弟移其睦於朋友少孤移其孝於叔父天將窮我而奪其志故罔極之痛仍集焉朴魯甚騃不能文字敢用書宗人之辭以致其直故質而俚輟哭紀事哀不能文故序而終焉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情文經緯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為諫議大夫後七年廷諍懇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為國子司業旌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巳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季償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吽閽籲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已詔翼日會徒北嚮如初行至延喜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罷遂不果獻生徒嗷嗷顧盼徘徊昔公之來仁風

扇揚暴慠草面柔輭有立聽聞喜言樂甚鍾鼓瞻仰德
宇高逾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偽夫
去飾惰者益勤誕者益恭沉酗腆酒斥逐郊遂違親三
歲罷退鄉黨令未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順克
彰孝悌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奥義簡習孝秀俾極
儒業冠屨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儀公征甚
遐吾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布告諸儒願立貞珉侔
高狀明乃訪於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於後公名城

字亢宗家於北平隱於條山惟公端粹冲和高嶷懿醇道德仁明孝愛友悌薫襲里閈布聞天下守節貞固患難不能遷其心怡性坦厚榮位不足動其神為司諫義震於周行為司業愛加於生徒宜乎立石俾後是憲其辭曰

惟兹陽公履道葆醇爰初隱聲覆簣基仁德充而形乃作諫臣抗志勵義亶道是陳帝求師儒貳我成均開朗蒙滯宣明德教太和潛布玄機密照羣生聞禮後學知

孝進退作則動言是傚匪公之軌人用奚蹈麤厲貪淩
待公順之欺偽譎詐待公信之少年申申咸適其宜楰
楚廢弛尊嚴而威公褒其良俾升於堂癯者既肥榮如
袞衣公棄不用懲咎内訟既訟於内猶公之誨匪仁孰
親匪德孰尊今公于征孰表儒門生徒上言稽首帝閽
謂天蓋高曾莫我聞青衿涕濡塡街盈衢遠送於南望
慕踟躕立石書德用揚懿則嗚呼斯文遺愛罔極

亡友故秘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

別調

嗚呼有唐仁人獨孤君之墓祔於其父太子舍人諱助之墓之後自其祖贈太子少保諱問俗而上其墓皆在灞水之左今王父營陵於其側故再世在此嗚呼獨孤君之道和而純其用端而明内之為孝外之為仁默而智言而信其窮也不憂其樂也不淫讀書推孔子之道必求諸其中其為文深而厚尤慕古雅善賦頌其要咸歸於道昔孔子之世有顔回者能得於孔子後之仰其

賢者譬之如日月而莫有議者焉嗚呼獨孤君之明且仁如遭孔子是有兩顏氏也今之世有知其然乎知之者其信於天下乎使夫人也天而不嗣世之惑者猶曰尚有天道噫乎甚邪君諱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二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為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没蓋貞元十八年四月五日也是年七月十日而葬鄉曰某鄉原曰某原嗚呼君短命行道之日未久故其道信於其友而未信於天下今記其知君者於墓韓泰安平南

陽人李行諶元固其弟行敏中明趙郡贊皇人柳宗元河東解人崔廣略清河人韓愈退之昌黎人王涯廣津太原人呂溫和叔東平人崔羣敦詩清河人劉禹錫夢得中山人李景儉致用隴西人嚴休復玄錫馮翊人韋詞致用京兆杜陵人

子厚之誌文所取者甚少蓋以子厚為御史及禮部員外時所作大都未免為唐以來四六綺麗之遺而謫永州司馬以後則文近於西漢矣

故其所為遊山記與士大夫書并他雜著皆與韓昌黎相頡頏者也姪輩讀書當深思而識之

故御史周君碣

調不入史漢而氣韻亦勁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於某貞元十一年柳宗元立碣於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於墀下史臣書之公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虖古之不得其死

者多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為世軌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輿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為之銘銘曰

忠為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為臣軌兮

衡州刺史東平吕君誄

魏晉以下誄並藻麗子厚自為機杼亦有可觀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吕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藳葬於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為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重社鄉飲酒是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於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間其哀聲交於北南舟

船之下上必呱呱然蓋嘗聞於古而覩於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於生人知之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傳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為當世甚重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則巍然為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為第三品宜得謚於太常余懼州吏之逸其辭也私為之誄

以志其行其詞曰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濯濯夫子故絜其儀冠仁服義干櫓書詩忠貞繼佩智勇承綦跨騰商周堯舜是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齊怒妖孽咸疑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吕勤唐以力輔寧萬邦受胙爾國維師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於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惑君達其道卓焉孔彰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敷施變化動無不

克推理惟公舒文以翼宣於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苟用資仕乃揚進於禮司奮藻含章決科聯中休問用張署雝百氏錯綜逾光超都諫列屢皂其囊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戎悔厥禍欵邊求侍盛選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史賛命承事風動海壖皇威以致來總征賦甲兹郎吏制用經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周官匪易漢課牋奏鮮云能備君自他曹載出其技筆削自任羣儒草議正郎司刑邦憲為貳糺逖伊肅謟諛具畏遷理於道民服休

嘉恩踈若昵惕迵如遐實閉其閤而撫於家載其愉樂申以舞歌賦無吏迫威不刑加浩然順風從令無譁絲蠶外邑我繭盈車雜耕鄰邦我黍之華既字其畜亦蓺其麻鼙鼓斯屛人喜其多始富中教興良廢邪考績既成王用興嗟陟於嶽濱言進其律號呼南竭謳謠北溢欺吏悍民先聲如失逋租匿役歸誠自出兼并既息罷羸乃逸惟昔舉善盜奔於鄰今我興仁化為齊人惟昔富人或賑之粟今我厚生不竭而足邦思其弼人戴惟

父善胡名災仁胡罹咎俾民伊祜而君不壽矯矯貪陵乃康乃茂嗚呼哀哉廩不餘食藏無積帛内厚族姻外賙賓客恒是懸磬逮兹易簀僮無凶服塋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講德討儒時中之奥希聖為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兹日月以耀羣愚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舌嗷嗷雷動風驅良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佐王之器窮以郡符秩在三品宜謚王都諸生羣吏尚擁良圖故友咨懷累行陳謩是旌是告永永不

渝嗚呼哀哉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為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觚牘焦思慮以為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氣相擊排冐沒者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

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以其師友天水啖助泊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為春秋集註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聖人為主以堯舜為的苞羅旁魄膠轕下上而不出於正

其法以文武為首以周公為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為巨儒用是為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宫言其所學為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於京師某月日葬於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

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塟以先生為能文聖人之書通於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段太尉逸事狀

鑱刻情事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

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

留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為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

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

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
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
無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
急且饑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
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吾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
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
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
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

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耻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

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可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斄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

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㑹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

祭吕衡州温文

維年月日友人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吕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實仇之生人何罪天實讎之聰明正直行為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

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夭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莫莫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殁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於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為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没而不立豈非修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耶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洎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

庸削去邪雜顯陳直正而為道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勖從古至少至於化光最為大甚理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夙志所蓄巍然可知貪愚皆貴險狠皆老則化光之夭厄反不榮歟所慟者志不得行功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音幾人自友朋彫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知我

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英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復何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為太空與化無窮乎將結而為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為雨為露以澤下土乎將為雷霆以泄怨怒乎豈為鳳為麟為景星為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為金為錫為圭為璧以栖其鬼乎豈復為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為明神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

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
一慟腸絶嗚呼化光庶或聽之

又祭崔簡神柩歸上都文

讀之輒涕洟已

嘻乎崔公之柩嘻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室或坋
而頽或确而崪陰流泄漏瀸没渝溢碩鼠大蟻傍穿側
出虧疎脆薄久乃自空不如君之鄉式堅且密嘻乎崔
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躁戾佻險睒眒欺苟胜賤暗

負輕嚚妄走不思已類好是羣醜不如君之鄉式和且
偶日月甚良子姓甚勤具是舟轝寧君之神去爾夷方
返爾故鄉奕奕其歸宜樂且欣君死而還我生而留遠
矣殊世曷從之遊酹觴於座與涕俱流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十九 二十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馮曰琮

唐宋八大家文鈔

廬陵文鈔引

西京以來獨稱太史公遷以其馳驟跌宕悲慨嗚咽而風神所注往往於點綴指次獨得妙解譬之覽仙姫於瀟湘洞庭之上可望而不可近者累數百年而得韓昌黎然彼固别開門户也又三百年而得歐陽子予覽其所序次當世將相學士大夫墓誌碑表與五代史所為

梁唐二紀及他名臣雜傳蓋與太史公略相上下者然歐陽子所與友人論文書絕不之及何也又如奏疏剳子當其善為開陳分別利害一切感悟主上於漢可方晁錯賈誼於唐可方魏徵陸贄宋仁廟嘗諭庭臣曰歐陽修何處得來殆亦由此序記書論雖多得之昌黎而其姿態橫生別為韻折令人讀之一唱三歎餘音不絕予所以獨愛其文妄謂世之文人學士得太史公之逸者獨歐陽子一人而已而世之人或予信或不予信又

或訾其間不免俗調處嗟乎柳誠有之太史公之傳仲尼弟子與循吏處柳豈能與刺客同工哉觀之日月猶有抱珥可知之矣予讀唐書五代史別有鈔令録其文集行世者首上皇帝書疏六首次劄子并狀五十三首次表啟二十二首次書二十五首次論三十五首次序三十一首傳二首次記二十五首次神道碑銘墓誌銘四十七首次墓表祭文行狀二十三首次頌賦他雜著一十首釐為三十三卷噫姪桂嘗以予酷愛歐陽公敘

事當不讓太史公遷且前曰歐陽公撰五代史當時將
相特並齷齪不足數况兵戈之後禮崩樂壞故其文章
所表見止此假令同太史公抽石室之書傳次春秋戰
國及先秦楚漢之際豈特是而已哉譬之一人焉入天
子圖書琬琰之藏而陳周彛漢鼎犧樽雲罍以相博古
一人焉特入富人者之室所可指次者陶埴菽食而已
予唯唯嗟乎世之欲覽歐陽子之全必合予他所批注
唐書五代史而讀之斯得之矣歸安鹿門茅坤題

廬陵本傳

歐陽修字永叔永豐人修四歲而孤母鄭氏有女節以荻畫地教修書字稍長從鄰里借書讀或手抄之抄未竟而成誦舉進士有聲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修爲人質直閎廓見義敢爲機穽在前直行不顧每放逐困躓輒數年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范仲淹貶知饒州諫官高若訥獨不言修遺書責之坐謫峽州夷陵令稍遷至太子中允館

閣校勘修崇文總目改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數論天下事以貧求補外得通判滑州仁宗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召修知諫院未幾用修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誥初呂夷簡罷相夏竦為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等石介作慶歴聖德詩言退姦不易進賢之難而終篇意在夏竦竦不悅因與其黨造為黨論目仲淹衍及修為黨人修乃上朋黨論又上疏言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為黨論

者尤惡修異已又善言其情狀至使内侍藍元震上疏
頼仁宗終不之信修使河東其所建議尤多㑹保州兵
叛出修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初修出河北
仁宗面諭曰勿為久居計有事言來修對曰諫官乃得
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仁宗曰有事但以聞
勿以中外為詞為黨論者愈益惡之乃坐用張氏奩中
物買田立歐氏氏券左遷知制誥知滁州久之遷起居
舍人知揚州徙頼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以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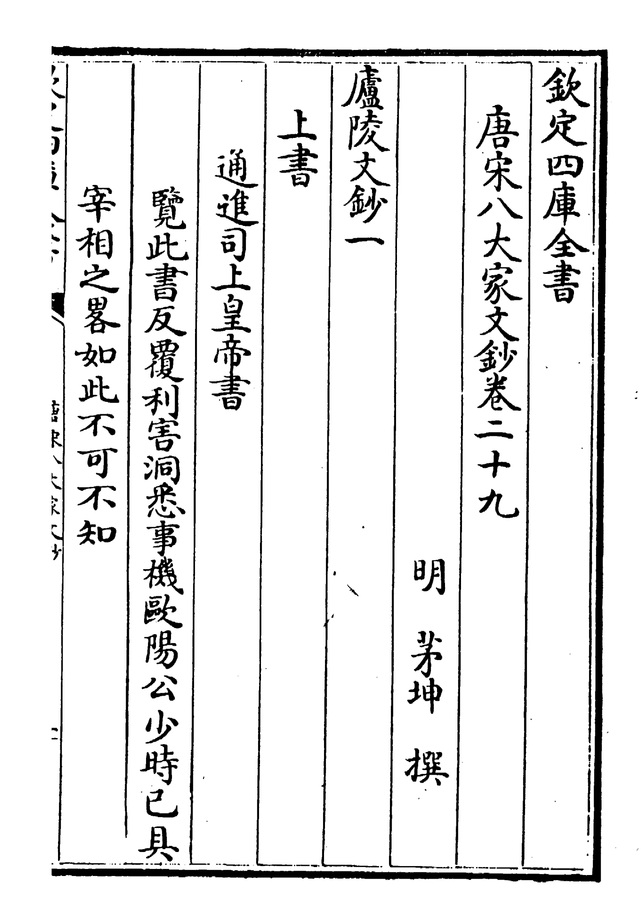
憂去既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怪修髪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内銓小人恐修復用僞爲修奏乞澄汰内侍書騰都下宦者切齒楊永德者陰以言中修出知同州外議不平論救者衆遂留判修唐書爲翰林學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改侍讀學士知蔡州未行復爲翰林學士判太常寺修在朝以奬進天下士爲己任延譽慰薦極其力而後已於經術治其大旨不爲章句不求異於諸儒景祐中與尹洙皆爲古學已

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為文使近古學者盡為古文而修之文章遂為天下宗匠蜀人蘇洵嘗論修文章詞令雍容似李翺切近實當似陸贄而修之才亦似過此二人至修作唐書至五代史叙事不媿劉向班固也權知貢舉文士以新奇相尚文體大壞修深革其弊前以怪僻在高第者黜之幾盡務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譏中稍信服已而文格變而復正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又判秘閣秘書省加兼侍讀辭不受同修玉牒兼

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儀之後一切循理
不事風采或以為言修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實不能舍
所長彊其所短以給事中罷同提舉諸司庫務改羣牧
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為樞密副使未幾參知政事預
定策英宗初年親政事慈聖光獻太后垂簾修與二三
大臣佐祐兩宫鎮撫四海執政聚議事有未可修未嘗
不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英宗嘗
面稱修曰性直不避衆怨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

而進人之路稍㢱修屢建言遂詔韓琦曾公亮趙槩及
修各舉五人其後中選者多在清近朝廷亦稍收其用
矣又因暇日畫以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中書所當
知者集為總目上有所問宰相以總目對修以奉祠假
家居上遣內侍就中書閤取而閱之蔣之奇誣之修遂
稱疾力解機務以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年六
十矣乞致仕者六不從遷兵部尚書知青州除檢校太
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三辭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

乞骸骨章數上乃爲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修議濮園事雖不叶羣議然結髮立朝讜直不回身任衆怨至於白首而謗訕不已卒以不汙年六十以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可謂有君子之勇矣修博極羣書好學不倦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爲二千卷校正史氏百家譌謬之説爲多所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内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十卷子發奕棐辨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十九

明 茅坤 撰

廬陵文鈔一

上書

通進司上皇帝書

覽此書反覆利害洞悉事機歐陽公少時已具

宰相之畧如此不可不知

月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修謹昧死載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為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令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

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戎狄侵邊自古為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借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鋭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

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鋭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鋭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

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為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刼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蓄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為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

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内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算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算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强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强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

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强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没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為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掊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権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

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為而不困困而不起為盜者須水旱爾外為賊謀之所疲内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為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故為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

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為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為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為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

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跡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為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

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令有可為尚當為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令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折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折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

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無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為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為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為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絶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

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䘏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踰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晝財利

者易為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為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煑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算舟車尚有可為之法以茍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為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遊手之人方逸地之産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為也況歴

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爲畝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强敵四面以令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

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

家家自以為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為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令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為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令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

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為買之不難得也又宜重為法以囷所謂私牛之容者使不容於民而樂為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為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畆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為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緩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

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爲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

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為便有司既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

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為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輳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為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為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為多

也今為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為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又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名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賣其貨尚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

不來而為大商賈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為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為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閑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則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禁益密則冒法愈多而刑繁若乃縣官自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為臣謂行之難久

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捍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于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鋒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臣修昧死再拜

準詔言事上書

歐公經畧已具見其概矣

月日臣修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陛下臣近凖詔書許臣上書言事臣學識愚淺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為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也納一言

而可用雖衆說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如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伏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强併九州之力討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

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于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廣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支吾不暇從前所採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尚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

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收偽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强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用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于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

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不信賞罰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竒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才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

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徒在其左右此二帝者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越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為強臣所制

或爲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己今朝無强臣之患又無小人獨任之惑内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聽陛下之所爲然何所憚而不爲乎若一日赫然奮威權以臨之則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爲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謂曰且

未可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畧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送迎符牒縱横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獘一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也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

全斌與諸將立法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自闕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所謂賞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二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實臣請畧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

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鼓之節往來州縣愁歎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也諸路州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塗然而鐵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

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三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可盡言臣請言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鬬智不鬬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

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葢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為多不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為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

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之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勑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一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

劾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畧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

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委之要地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為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又何患於無將哉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

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其起弊之原今
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而費大故也漢武
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勤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
尚能困國力況未若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
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
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
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
而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而無將敢奮其勇後

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敵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為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若勅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彼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論事者皆知北敵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陜西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敵勢減半不能獨舉

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敵常有助兵今若敵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敵北敵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尅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蒼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敵相為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尅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

又見朝廷北憂金敵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衂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時而使二國先來則吾

無策矣臣願陛下密詔執事之臣熟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徧於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

精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舉主轉官為進賢犯罪黜責為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贓汙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溷淆如此便可為進賢

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强黠之吏政事必由巳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羣吏共爲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材之人爲害等耳今贓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寛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爲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

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為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利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為社稷生民留意臣修昧死再拜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二十九